

真有誠意。政治鬥爭的手段與方式很多，只要我們堅持我們的基本原則與立場，任何方式都可進行，政治鬥爭的路不是直如一條，過程中也沒有永久的敵人。

評：我們不應只會說，也應該要做，有組織力量就會大，現在有全美與各地同鄉會，大家都應該來參加，支持。

演說討論會開了三個多小時，大家似乎仍意猶未盡，會後有二十多位鄉友與彭先生到一家餐館共進晚餐，繼續交談，次日又到一位同鄉家小談，與會的朋友把客廳擠得滿座的。這是彭先生第二次來粵區，每次鄉友對他的反應與招待都很熱忱。筆者深有感觸，每次的交會，彭先生都給我們帶來很多的亮麗。



# 與 Scalapino 教授 談台灣問題有感

— 光子 —

## 一. 導言

Scalapino (下稱史先生) 是柏克萊政治系教授與遠東問題專家，曾任過美國政府的遠東顧問，一、二十年来寫了不少這方面的專題報告與文章，對台灣問題特別重視，曾在一九五九年向美國國會發表了 Cannon Report，當時他既主張一中一台政策 (One China, One Taiwan Policy)，強調美國應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台灣應是個獨立的国家，而且台灣應實行全民自決，即台灣化政策 (Taiwanization)。史先生曾訪問過中國大陸，他也去看過台灣多次，他承認十五年来他的立場並未改變。今年三、四月東南亞情況變化甚鉅，水門事件後，美國的政治與經濟情況也不太正常，今秋福特總統又要訪問北京，這個時候重新來檢討台灣有國的問題，似乎特別恰當。柏克萊同鄉會於四月廿三日邀請史先生來台折這個問題，協會同仁也不少位去參加這個討論會，

筆者將史先生的講解簡要紀錄如下，其後再加以一頁個人的感想。

## 二 台灣問題分析

史先生說 台灣問題除其內在因素外，在國際上牽連到的主要國家有中共 美國，蘇聯而日中。中共除了繼續叫囂「解放台灣」外，今進一步加強對海外台灣人與中國人作政治攻勢，以收買民心，到目前為止，中共對收買台灣人的民心上並沒有成功。海外的台灣人雖有一部分去大陸參觀訪問，但訪問回來後頗為他們吹噓的並不多。有些台灣人去看過大陸後，頗為台灣的獨立而奮鬥的心志反而加強。如果中共這種政治攻勢繼續無法收效，他們今採取毛式的濟遠方式，將他們的人員偷渡入台灣，從事地下工作，搗亂暴運劫，這一頁台灣人与國民黨都要特別注意。除中共外，其他三個國家，史先生分別討論如下：

1. 美國——因越南政策的失敗，現階段的美國民情是在隱退與孤立的狀態。國內主要的問題是經濟與領導階層問題，美國總統已喪失應有的權力在國會。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

，強有力的國家執行機構必須在於總統而不是國會。由於這些因素 一般美國人不願在國際上多管閑事，尤其不願看到他們的國家再介入一種像越南那樣的國際局勢，到底這種人民的態度會持續多久，現在還無法推測。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因為東南亞的經驗，他們也不願看到美國在國際上再次失去信用，所以想盡力支持他們認為與美國利益有重要關係的國家，在東里 一般認為支持日本是無可置疑的，但南韓與台灣則比較容易引起爭端。他認為美國人對台灣的態度會強烈地依照台灣島內的政治與經濟實力而定 (Political & Economic Vitalities)。如果台灣的人民和政府繼續改進他們的政治團結和經濟成長，史先生相信美國對台灣支持的心會進一步加強。所以美國之是否支持台灣，最重要的關鍵在台灣人民（指訂有台灣人与在中國大陸人）和蔣政权的意向與決心。如此，美國人民希望蔣政權放鬆他們的權力掌握，吸收更多的台灣人參加他們的統治階層，而使它的政權較受台灣人民的歡迎，也如此才能把台灣人民與政府團結起來。這一頁，史先

生說他曾向蔣經國提過多次。其次，在經濟上，台灣必須能表現其足以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在現階段，美國人不願看到一個不穩定的台灣政府，不管這不穩定是因為蔣政權犯了實際行政上的錯誤或是台灣人民的革命所引起的。因為這么一來，美國將面臨一個難以選擇的局面，一方面由於中共的壓力，同時他們又不曉得蔣政權或是新成立的政府能持續多久。雖然一般而言，美國政府與人民希望台灣有個民主與獨立的政府，但越南的教訓使他們目前無法對台灣有強烈保衛的心理。美國這種民情會隨時而而改變，但何時會變，不得而知，現任福特總統會依照已建立的外交政策而從事，也就是一保持現狀，福特會繼續支持台灣和履行中美軍事防禦條約，但無疑的，他也想改善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史先生猜想，今秋福特訪問北京時，如果中共答應華盛頓仍可和台北互相設立個聯絡處的話 (Liason Office)，美國願意與中共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福特持不令答應放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除非北京向世界公開宣佈中國永不會以武力去奪取台灣。然而

北京已說過他們是不會這么做的。所以除非有什麼突變，史先生相信福特與北京會商時，在台灣問題上並不會讓步。而且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仍相當緊張，中共既沒有什麼步可讓於華盛頓，福特實在沒有理由向中共讓步的。

2. 中、俄關係 —— 二葉毛澤東在世一日，中俄關係恐怕不會改善。無疑的，在中共的統治階層中有一部分的人與毛的想法是不一樣；他們認為蘇俄是個強有力的隣國，而且美國遲早會退出亞洲舞台，所以中國不應該與蘇聯作對。這些傾俄份子，在毛死後也許會得勢，這將對蘇俄大為有利，因此蘇聯官方人員雖然私下很希望台灣獨立成一國家，（如此中共即失去一個戰略性很重要的台灣海峽的控制權），但他們不願公開表示這種態度，以免得罪於中共中的傾俄份子。對於蔣經國要求蘇俄援助的可能性，史先生認為可能性不大。

3. 日、美 —— 日本與美國有特殊的關係，在中俄衝突上維持中立，但戰傾向中共。一方面也是因為蘇俄對日本並無特別

友善。對台灣的態度，則想估量維持現狀；也就是貿易通商照樣做，但仍與台北保持個聯絡辦事處。雖然在私下，日本人也希望台灣獨立，但他們不願公開說。他們常把政治與貿易合為二件事。就貿易而言，他們願與台灣和中共同時做。

總之，史先生表示台灣的生存與發展，在國際上以美國的支持為最重要。但在現階段，美國之是否願意強有力的支持台灣，則要看台灣內部的情形而決定。美國人民希望看到一個在經濟上能健康成長的台灣，也更希望看到台灣有個受人民大眾支持的政府，能把所有台灣人團結起來。他們不願看到台灣島內有流血的衝突。對美國政府而言，如果革命在台灣島內發生，一個新的政府，新的國號成立時，原有的「中韓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共同防禦條約」將自動喪失其效力。同時，一個新政府至少會有一段時期不穩定，美國政府恐怕不敢支持這麼一個政權，更不用說與它建立一個軍事防約。在此情況下，台灣是相當危險的，很有被中共佔領的可能。所以他認為台灣人民應在政治

上做努力。修力以政治手段去獲得應有的權力。史先生承認說，依過去的經驗，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國民黨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權力掌握，但他仍鼓勵台灣人去嘗試，因為這似乎是唯一較穩而可行的道路。至於實際的行動，他舉例說如參加競選，助選，辦雜誌，寫文章，演講，投書輿論，把同心團結在一起等。他說台灣人對台灣的瞭解當然比他清楚，所以應該可以想出更多可行的辦法。最後，他願祝台灣人民早日成功。

### 三、感想

以一個肉切台灣的美國人，從一個實際的眼光來分析一個複雜的台灣問題，我們恐怕無法乞求更多了。史先生對台灣的關懷與實際作為，也使我非常感激，但做為一個存良知的台灣人，我無法完全同意他的說詞。史先生的整個論調，基於台灣的安全依賴於美國的支持，而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台灣必須有個穩定而受人民歡迎的政府。為達到這個目標，他希望台灣人不要用武力，而應以和平的政治手段去爭取應有的權力。他更現身說法，親



自奉勸誘任國多次，要他讓台灣人多參加些政策決定集團，真是用心良苦。然而他承認這是一條艱苦、困難的道路。二十幾年來台灣人在這一條原以為可行的道路上奮鬥了那麼久，我們的成績仍然很有限。不錯，在長期島內（已故郭國基、李万居等，當今康寧祥、莊文樺、雷震與李敖等）與島外（以前與現在的台灣獨立聯盟，世界各地同鄉會及台灣人組織）的夾攻下，我們已爭取到了一個省主席，和一個較高的政府職位。然而就是有那么二、三位高職的台灣人，他們也只有名位而無實權。我們實在沒什麼可以自慰的。蔣政權既無誠意做根本的改革，如果這根繼續下去，台灣人是沒希望的。筆者在此要強調的一點是，權力鬥爭是多元性的。和平政治手段我們必會繼續努力以赴，但這條路不是唯一可行的路。同胞中有很多正在島內從事所謂「非法」的或暴力的權力鬥爭工作，也有不少我們的骨肉兄弟為達到全民福利的理想貢獻了他們寶貴的生命。這些人需要我們精神與實際血汗的支持。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千萬團結一致的台

灣人，不但蔣政權懼怕，就是中共以其數百萬的軍隊，也沒我們的辦法。人類歷史會一再證明這個事實。

其次，我想談談國際支持問題。無疑的，外國的軍事與經濟支持對許多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不少助力，如法國之幫助美國獨立，印度之幫助暹羅與緬甸獨立等。但也有不少革命的成功，是在暗中接到國際朋友的支援，而未正式受到其他國的公開支持，如孫中山的中國革命，與近代中許多非洲被殖民國家的獨立等。所以說外國的支援，我們固然要努力爭取，但她一時得不到援手，也並不意味我們的奮鬥必徒白費。我們都知道，多年來在日本、美國與歐洲，有許多我們的國際友人或明或暗地在幫助我們。雖然他們自己的政府有時也會做出違反人權的苟且，甘願為蔣政權作幫凶，但我們不會因此氣餒。我們瞭解，國際強權常以眼前的國家利益為重，而忽視人權、國際公道與正義。我們的掙扎，千萬不可強烈地乞求與依賴某個國家公開去支援我們。美國的支援的確重要，但美國政府

與民情是善變的，這種不太可靠的態度，即便有正式條約的約束，仍然無用。一個眼晴的實例是越南的崩潰與美國前任總統對越南正式的支持，而明之的東南里公約也無法催促東南里國家去履行他們對公約國之一以越南的保衛責任。所以說自己的實力與奮鬥最之重要。要不然，再多的「防禦條約」也沒價值。有些正式的軍事條約，也許可以在表面上唬之敵人，但一旦遇到真正的考驗，結果往往上條約以有漁翁沒關係。史先生勸台灣人不要搞革命，因為一旦革命成功，新政府成立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令隨着舊政府的消滅而無效，這樣子台灣將受不到美國的保護。我覺得當事實發生時，這也不一定是必然的結果，條約的簽訂與施用本應應用於國與國之間，而不一定該隨政权的轉移而改變。而且坦白說，除了像蔣集團那種需要依賴「共同防禦條約」以苟存的政权外，一個全民團結一致的新政府是不需要長期靠這種條約而生存。独立的台灣持在不喪失其基本原則下，即台灣人民應享的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儘量爭取中共的瞭解與妥協

。有朝一日，中共必然會瞭解台灣全體人民的心願。如其不組，所有台灣人民持為自己的領土與權益而戰鬥，我們不可能盼望美國人來打我們的戰，有條約，沒條約都一樣，道理甚為明顯。總之，國際局勢常在變化，國際的友情亦非永久可靠。我們能成功的最重要依據是我們堅定不移的信心與決心，不管外在局勢如何，我們應努力於自己該做的事，向既定的目標步之邁進。

上接第15頁—兩岸觀火集

該有的現象，人民有怕政府的心理，那才政府就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也就有改進的必要。

上接第47頁—試你的能源知識

20. 錯。机油主要目的在便引擊潤滑而不是當閉塞劑。如果汽車已到這種地步，要靠濃机油來省油，則該車應加以淘汰或大翻修了。

譯自“讀者文摘” Nov. 1974.  
詳細資料見“Shell News”  
March-April 1974.